

■ 安庆人物谱

姚元之的字号

程向军

最近在多个网络平台读到关于清代桐城人姚元之的研究文章。上个月,原中国作协副主席,著名诗人、散文家高洪波先生一行慕名来到桐城六尺巷参观,特别提到他对姚元之书、画、印的关注与兴趣,并展示自己家藏的一副姚元之手书楹联以及一枚印章的图片,极为精彩。缘于高先生对桐城乡贤姚元之的崇敬,我不由得想对网络上关于姚元之的字号讹误写一点文字,避免以讹传讹。

姚元之,字伯昂,安徽桐城人,清嘉庆十年进士,官至内阁学士、左都御史。左都御史,又称总宪,明清时期都察院主管,掌院事,清雍正八年升为从一品。以左都御史为长官的都察院,除“职专纠劾百司”之外,还有两项重要职能,其一为言官,可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风闻奏事,面奏天子;其二为重案会审,即重大案件由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三法司会审。左都御史位高权重,掌生杀大权。

网络文章中,有这样的文字:姚元之(1773—1852)清代官员、书画家,字伯昂,号荐青,又号竹叶亭生,晚号五不翁。

这里的“号荐青”出现错误,其实应该为“号薦(zhì)青”,理由是姚元之的职务特性决定了他的字号。

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“薦,解薦,兽也。似山牛,一角。古者决讼,令触不直。”意思是薦兽在决断中能够判定是否有罪。薦又被称为“法兽”,是司法“正大光明”的象征。探寻字形源流,“薦”一般用作偏旁,出现在“法”字繁体“灋”中。根据《说文解字·薦部》的解释:“灋,刑也;平之如水,从水;薦所以触不直者去之,从去。”“薦”有三名:一曰獬豸;二曰独角兽;三曰神羊。獬豸是一种能辨曲直的神兽。汉代学者杨孚在其专著《异物志》中,对“獬豸”特性的概括最有代表性:“性别曲直。见人斗,触不直者。闻人争,咋不正者。”意思是说,獬豸能别曲直,见到有人相斗,它会用犀利之角触理曲之人;听到有人相争,它会用嘴咬挑起是非的一方。东汉思想家王充《论衡》中记载了被奉为“中国司法鼻祖”皋陶用獬豸治狱的传说:獬豸“一角之羊也,性知有罪。皋陶治狱,其

罪疑者,令羊触之,有罪则触,无罪则不触。故皋陶敬羊”。皋陶决狱明白,执法公正,遇到曲直难断的情况,便放出独角神羊,依据獬豸是否顶触来判定是否有罪。依据以上辨析,基本可以判定姚元之的号了。

姚元之身为掌管司法典刑的高级官员,自号为“薦青”,亦即自诩为能明辨是非的薦兽,表达自己对官场贪腐、渎职的痛恨,对残害百姓官员的无情鞭挞,这是作为左都御史对朝廷,对苍生黎民最忠实的承诺,也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。而“荐青”则语焉不详,毫无深意,与姚元之的官职特性、书画个性、出身没有丝毫的关联性和指向性,故基本可判断为讹错。

为什么会出现“荐青”这样的错误呢?研究古文字的都知道,繁体的“荐”写作“薦”,与“薦”的字形十分相似,不知者两相混淆,以至于谬误流传。

很多知名的史料典籍中都明确载明了姚元之的字号,如《皖志列传稿》“姚元之”词条记载:“姚元之,字伯昂,号薦青,晚自号竹叶亭主。”《桐城耆旧传》“姚元之”词条记载:“姚公讳元之,字伯昂,号薦青,又自称竹叶亭生。”《竹叶亭杂记》点校说明中记载:“字伯昂,号薦青,又号竹叶亭生,晚号五不翁。”《桐阴论画》“姚元之小传”记载:“薦青,又号竹叶亭生”,等等。

我心生怜悯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纸递给她,问道:“小朋友,上几年级了?”

“伯伯,我上初中了,下半年升初二。”

我大为惊讶,之前看她瘦弱的身体,估摸她顶多小学三四年级,真难以想象她竟然是初中的学生了。

“你家是哪里的?”

“江对面的大渡口的。”小女孩回答。“我爸妈在家里种了两亩西红柿,今年西红柿收成好,我在安庆这边读书,就利用星期日不上课的机会,帮助爸妈卖西红柿。都是露天栽种的,不是在大棚里种的,而且施的也是有机肥。”小女孩脸上露出神气的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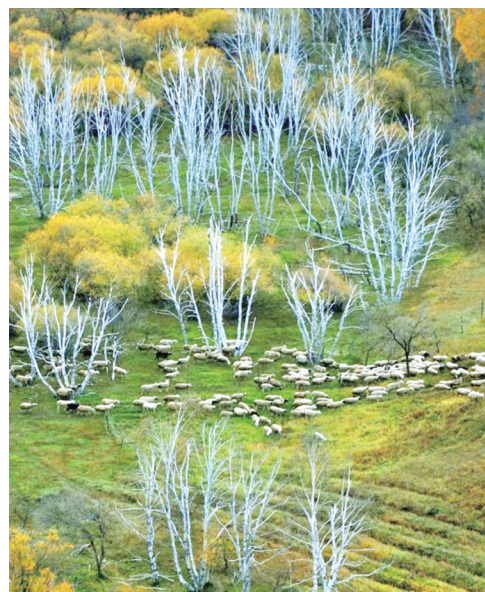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是坐汽车轮渡过来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小姑娘自豪地说:“我周末就回家,挑些蔬菜过来卖,我对这边街道的情况熟悉。”

听了小姑娘的话,我对她真的刮目相看。同年级的城里小孩如果过汽车轮渡,一定会有大人陪同,更不用说在这大雨中,独自一人售卖蔬菜水果了。

“你卖西红柿,不耽误学习吗?”

“不耽误,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,全班第三名。”她抿着嘴羞地说。



寂静的山谷 李肖容摄

■ 流年碎影

打柳条·割麻

曾鹏飞

打柳条

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常见的柳树上的枝条。我说的这种柳条大多生长在河边,柳从低矮,也就一米多高。

外婆家前面正对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,柳条遍布河边,砍上几捆背回去放置在下堂轩的地上或大门外,有时摆在稻床上。柳条主要是用来编制篾(lang)盆之类的器皿。这种器皿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用的盆,盛放杂物。

编制篾盆有一道道工序:首先是把柳条上的皮去掉,要找那种约半寸粗的树枝,截取尺把长,将其折成两段,形似钳状,但不能完全折断。去皮时左手拿柳条,右手用“钳子”夹住柳条,从柳条的根部用力拉扯到尾端,皮就去掉了。去皮要干脆利落,若是拖泥带水的话,皮就去得不干净。

给柳条去皮这种事是我最乐意最有趣做的。柳条的皮去掉之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工序,诸如晾晒、编制器皿等等。后面的工序我就不大感兴趣了,而且编制器皿不是一个简单的活,在我的眼里看来太过专业,需要请篾匠来做,我不懂,就不能乱说了。

割麻

麻也曾是乡下常见的植物。外婆家稻床附近下方的几块地都种了麻,主要用来搓麻索、麻绳。麻的叶子可以用来煮猪食喂猪。

麻成熟的时候,割回家,通常还是放在堂轩的地上。首先是剥麻。剥麻之前要把叶子都去掉,不然就很碍事。剥麻全靠手工操作,就像剥玉米棒一样。拿起一根麻,从中间折断,当然是指杆子,麻皮是有韧性的,轻易不会断。断掉后,左手向右用力,右手向左用力。两根连皮的断杆呈平行四边形形状,再把右手拇指插入麻皮和麻杆之间用力拉扯,麻皮和麻杆就分离了。如果动作不熟练,拇指根部会非常疼痛,所以剥麻同样要掌握好力度和技巧的。

剥麻之后就是割麻。割麻需要借助工具。割麻的工具有两种,一种是麻刀,形状类似挖菜时用的菜挑。所谓“刀”只是形象的说法,并没有开刃,所以不会伤到手。割麻的时候左手握住麻的一端,右手握着麻刀的柄,大拇指将麻摁在麻刀上,像剥柳条的皮那样从左往右用力拉扯,“哧溜”一声,麻的那层皮就去掉了。另一种工具要先进一些,操作起来也更简单省力。这种麻刀绑在长条凳子上,类似剪刀状,上下咬合的部分没有开刃,但操作起来还得小心谨慎,不然就会伤到手。割麻的时候,把麻卡在麻刀中间,左手按住麻刀让其固定,右手持麻朝自己怀里拉,麻皮和麻就分离了。这种操作方法虽然先进省事,但工具的制作着实不易,费工夫。第一种工具操作起来不便利,但工具制作的工序比较简单,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得不使用这种原始、粗糙的工具来割麻。割麻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事,童年时我经常是乐此不疲。

■ 人物脸谱

卖西红柿的小女孩

周六三

自安庆二中后门到孝肃路,街道两边小店小铺林立,早点铺、水果摊、杂货店一家连着一家。中间偶有缝隙处,一些流动商贩见缝插针,推来一辆三轮车,或者就地铺上一块塑料布,摆出日用杂货或者蔬菜水果,认认真真售卖起来。

一大早,我冒着大雨到锡麟街买早点。

锡麟街有家饼店很有名气,饼皆松软有劲道,包起油条啃起来,满嘴回香。

我一手打着雨伞,一手拿着饼包油条,一边吃,一边往回走。

走到锡麟街和健康路交叉口,听到一个声音:“西红

柿卖啊,自家种的西红柿!”声音有些稚嫩,却相当动听悦耳。是从一个路边小摊处发出的。说是小摊,其实就是在人行道上铺了只塑料袋。

塑料袋上码放一堆西红柿,块头很小,跟鸡蛋差不多大。卖西红柿的是个小女孩,看上去约摸10来岁,我心想:这么小的年纪,数学可能还没学好,就做起了生意啊!

我平常喜欢做西红柿炒鸡蛋,就走到小摊前。

小女孩见我走过去,马上兜售道:“伯伯,买点西红柿吧,自己家种的,便宜,一斤只要两块五毛钱。”

我没有接话,蹲下身子,认真打量起小女孩。

小女孩如我一样,也是蹲在地上,一只手持伞遮雨,一只手整理西红柿。她的小手臂太细了,恐怕还没有我买的油条粗。

虽然有雨伞,但是雨还是时不时打在小女孩稚气未脱的脸上。小女孩条件反射地甩甩头,脸上、头发上的水珠四散飞溅。

